

聖嘆批國策秦文漢文

上海圖書館藏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六目

西漢文

賈誼

過秦論上

治安策

司馬相如

上書諫獵

難蜀父老

喻巴蜀

過秦論 賈誼

過秦論者論秦之過也。秦過只是末句仁義不施一語便斷盡。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間然而二字一轉。未轉以前重疊只是論秦如此之強。既轉以後重疊只是論陳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強。一句只是以陳涉如此之微。至於前半有說六國時。此只是反襯秦。後半有說秦時。此只是反襯陳涉。最是疏奇之筆。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意思只要論始皇之過。此是追敘其積強之所由始。非懸論秦世世有過也。○天下宇宙四海八荒。只是一樣字。所以必疊疊寫之者。乃為席卷。包舉。囊括。并吞。却是四樣字。蓋極寫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當是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之始強如此。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秦之又強如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忽用開筆寫諸侯作反襯。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不是贊四君。是說如此四君。曾無所加於秦。約從離橫。兼齊楚

仰謀應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只是詳寫以致天下之士一句。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此正接前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句成文。只因中間詳寫天下之士一段夾斷耳。○不是誇諸侯。是說諸侯如此。曾無所加於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上寫諸侯何等忙。此寫秦人何等閒。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不是笑諸侯。只是說秦之強如此。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不好空過。故筆帶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其強至於如此。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其強至於如此。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其強至於如此。於是履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先寫以愚黔首。然後隳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

誰何。誰何言人無可奈何也。○次寫以爲固。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次寫自以爲。只此一段共一百十六字。真秦之過也。看來秦過亦只是一味大愚。更無別說。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下文然而陳涉四字。筆勢且作大轉。此是再帶一句。然而陳涉。囊籬繩樞之子。眦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極寫陳涉既非其人。又無其資。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不成軍旅。轉而攻秦。斬木爲

兵。揭竿爲旂。不成器仗。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前寫諸侯如彼難。此寫陳涉如此易。真是可發一笑。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耨棘矜。不銛於鈎戟長鑊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

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再將今日之秦與前日之秦。今日之陳涉與前日之陳涉。比對一番。文字最是精神。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收前半。然後

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收後半。何也。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只用一句便論盡。○上一百十六字一段。是一論之案。此仁義不施四字。是一論之斷。其餘前寫秦之

後寫陳涉之微。悉是論之波瀾。

治安策 賈誼

幼聞人說韓昌黎如海。蘇東坡如潮。便尋二公文章反覆再讀。深信海之與潮。果有如此也。既而忽見賈生列傳。讀其治安策。乃始咋舌怪歎。夫此則真謂之海矣。千奇萬怪。千態萬狀。無般不有。無般不起。則真謂之潮矣。來不知其如何忽來。去不知其如何忽去。總之韓蘇二公文章。縱極汪洋排蕩時。還有牆壁可依。路徑可覓。至於此文。更無牆壁可依。路徑可覓。少年初見古文。便先教讀一萬遍。定能分外生出天授神筆。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先自出其目。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斗翻時論。不作婉曲之筆。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

非愚。妙罵。則諛。妙罵。皆非實事。知治亂之體者也。妙罵。不作婉曲之筆。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入喻。最醒最健。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下此三句。即後無數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事。非甚有紀。胡為可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此已上。為序。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恭儉如文帝。乃不死射獵。然此非諫

獵。乃是請得射獵之少間。以自畢其說也。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筆勢軒揚而起。

與今同。四字妙。一何軒揚。而加之諸侯軌道。一。兵革不動。二。民保首領。三。匈奴賓服。四。荒鄉風。五。

百姓素朴。六。獄訟衰息。七。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八。海內之氣清和。咸理。九。生為明帝。沒為明神。

十。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十一。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願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十

二。此十二句。皆承樂與今同而加之。成一句。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重將

十二句結束作三段。此一段。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此二段。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

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此三段。以陛下之明達。此句許陛下。因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此句自許。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序已畢。下特恐忽之。故再高自

許。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

此。已上。只如先自作序。已下。第一段。痛哭論諸侯王僭擬。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固必相疑。言建國太大。其勢自然不得不疑。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勁筆斗提。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謂淮南王。一樣句法。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濟北王。

一樣句法。今吳又見告矣。謂吳王一樣句法作三樣句法便寫得諸王反形難離。天子春秋鼎盛。一。行義

未過。二。德澤有加焉。三。猶尚如是。隨筆曲折寫得可畏。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隨筆曲折寫得

可畏。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如此曲折如此可畏使人樂

其曲折又深其可畏。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鑿然。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鑿然。彼

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鑿然。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鑿然。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每

於繁華處最煽動後人更無有。黃帝日中必糞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勳筆自許只欲及

今速圖。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筆帶痛哭之聲。○煞住下掀翻而

起。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掀翻有起下不能數段。如千丈瀑布

飛流激沫而下。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一不

能。如此抗論文帝優納固奇然實亦更無抵辨。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

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

子位。十字冷句。能自安平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二不能。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忽論

高帝亦無過文。非有爪室之勢以豫席之也。一也押句。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

不逮至遠也。二也押句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

乃三四十縣德至溼也。三也押句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引高帝舉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三不能然尚

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此又忽作過文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

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有意無意謂與

前同亦得謂不與前同亦得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四不能煞住下掀翻再起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句說諸王心事可畏也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句說諸王所為可畏也擅爵人

細細寫一赦死辜。二甚者或戴黃屋。三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

可致乎。四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五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

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五句細寫天子自為句此又細寫第五句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

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再煞住下掀翻再起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隨筆曲折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隨筆曲折其勢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隨筆曲折明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隨筆曲折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

割皆衆理解也。喻天子用仁厚。至於骸髀之所非斤則斧。喻天子用法制。百忙中忽然入喻。夫仁義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骸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一手議。一手喻。筆筆動。何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當面指白。言胡不終用仁厚也。

已上又煞住。下掀翻又起。臣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細數反國。一。韓信

倚胡則又反。二。貫高因趙資則又反。三。陳豨兵精則又反。四。彭越用梁則又反。五。黥布用淮南則又反。六。盧縮最弱最後反。七。鉅鹿拉拉難離。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細數反國。忽帶寫一不反者。反覆乃益明。

雖已殘亡可也。承上七國。反覆甚明。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此承長沙。反覆甚明。

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勁筆一總。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再煞住。下掀翻再起。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勁筆斗起。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天下咸知明。一。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

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天下咸知廉。二。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天下咸知仁。三。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二人與淮南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天下咸知義。四。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後世誦聖。五。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又煞住。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搯。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又喻。作餘波。病非徒瘡也。又苦蹶。蹶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兒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蹶。又喻。再作餘波。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後世五等諸侯論。及封建諸論。俱從此翻出。然皆有其議論。無其筆墨。信乎無端壁可依。無路徑可覓。

已上痛哭一畢。已下流涕論邊事。為自許流涕一。為文帝惜流涕二。文闕。

已下一長太息。論民間服用奢僭。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徧諸緣內之閑中。又是勁筆斗起。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一舉。自殺之衣。薄紈之裏。繞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買。

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再舉。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飾。三舉。只是一句。凡三番舉。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筆一落。且帝之身。自衣阜縹。而富民牆屋

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筆既落。却又再舉。只是心甚不然。故也。此臣所為舛也。

筆又落。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疏奇筆。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亡飢。不可得也。疏奇筆。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疏奇之甚。不必多筆。國已

屈矣。盜賊直須時耳。妙。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真有此一輩人。此一輩語。為大耳。此特大言耳。夫俗至大

不教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已上一長太息。畢。已下二長太息。論俗吏不知大體。漢又經制不定。○此當是兩長太息。一

不結一結耳。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又是勁筆斗起。行之。二歲。秦俗日敗。下。細寫敗俗。故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極可怪笑。今通然。家貧。子壯。則出贅。極可怪笑。借父。糲糲。慮有德色。極可怪笑。母取箕箒

立而諄語。極可怪笑。今又通然。抱哺其子。與公併俎。極可怪笑。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極可怪

笑。今又通然。其慈子。慈。不教也。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歷六國兼天下。勁

筆作曲折。最曲折。却最勁。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句。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

天下大敗。句。下五句。注此大敗二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天下大敗也。是以大賢

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然上秦俗之敗。已下轉筆。言不意漢終仍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轉筆只是勁。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

而歲不同矣。月異歲不同。只是寫日甚。逐利不耳。慮非順行也。只計利與否耳。其念慮不顧行之善惡也。寫

極。下皆細細寫極。今其甚者。殺父兄矣。一。盜者剽寢戶之簾。二。奉兩廟之器。三。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四。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五。幾將及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六。此其亡行義

之尤至者也。一句煞。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以細故為大故。千古同笑。至於俗

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千古同笑。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竟屬大臣是俗吏。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確確何



足。何足殺。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獨賈文帝妙。便隱隱是自許。想此已是一太息。

己上一長太息不結。○此一長太息是論俗吏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已下是論立國以定經制為至急。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看他偏到難說處。偏有此疏奇之筆。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夫立君臣起至此。勁筆又斗提。筮子曰。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筮子愚人也。則可。隨手曲折。筮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筆能一何勁提。

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又承秦說下。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太息在一猶字。豈如今定經制。令君

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及今早定。其利如此。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必覆矣。喻不及今早定。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已上二長太息。論經制宜。定已下。論教太子。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

為天子二世而亡。又是勁筆斗提。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如建翎直注而下。又如迴風墜羽飄舞而下。此篇又是一樣筆態。古之王者。太子適生。適始也。固舉

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疏明中。又帶翔舞之態。又是一樣筆。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筆筆疏明。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筆筆疏明。如隨手自注然。故乃孩提有識。三少三公。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一何疏明之至。意所欲說。筆隨自到。後賢多讀如此文。豈復有關膈之病耶。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此一段。太子少時。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隨手自注。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皆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只是疏明此一段。太子少長時。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只是疏明此一段。太子既冠成人。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

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餘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然住三代下轉出秦。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筆筆疏明。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

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然住秦。○特原胡亥實是至理。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矣。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筆筆疏明。使人慨然。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

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使人慨然。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其筆力如有萬鈞。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只是說來絕疏明。開於

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絕疏明。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絕疏明。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又喻。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筆筆有萬鈞力。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已上三長太息畢。已下論當審定取舍。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又是勸筆斗提。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此篇又作最晚暢。最新截之筆。若夫慶賀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似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隨手作如許大折。然而曰。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學而不自知也。大折大落。筆力斬然。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一路行文。如已完。如又未完。滾滾隨手而出。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一路行文。如已完。如又未完。滾滾隨手而出。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一路行文。如已完。如又未完。滾滾隨手而出。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一路行文。如已完。如又未完。滾滾隨手而出。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一路行文。如已完。如又未完。滾滾隨手而出。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一路行文。如已完。如又未完。滾滾隨手而出。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一路行文。如已完。如又未完。滾滾隨手而出。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上言取舍定而安危應。今先承安危。下又承取舍。總皆隨手滾滾而出之。

文。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斬斬截截。最為晚暢。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

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嚴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斬斬截截。最為晚暢。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只是不審。妙妙。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共聞妙。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

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共見妙。最晚暢。最斬截。是非其明效大驗耶。已結過下更切屬。作餘波。

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已上四長太息畢。已下論優禮大臣。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也。則堂高。陛亡級。廉近也。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又是勦筆斗提。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此等又多作重疊周折之筆。却如逐段逐段。並不可少。

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隨手入喻。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逐段如了如不了。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逐段如了不了。皆作重疊周折之文。○連用所以字作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削。笞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連用乎字作態。筆筆如了不了。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隨手忽入秦二世。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束縛之繫縲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雖繁如了不

了。連用矣字。連用可也字。連用之字。作態。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即死耳。賤人安能得如此而

頓辱之哉。如了不了。連用非字作態。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

雙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

隨手忽入豫讓。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亡恥。莫詬。音歌後。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

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我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爲人臣。豈宜有此。然描寫盡情。最是警聽。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

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重重疊疊。周周折折。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却說出如許多情事。故古者禮不及庶

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簋簋不饜。坐污穢

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

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周周折折。寫得最盡。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城

者。聞譴呵。則白冠。纓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

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

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周周折折。寫得最盡。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

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

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

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我得與之

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

也。主上何喪焉。前曰主上最病。此曰主上何喪焉。使自決擇也。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

息者此也。

已上五長太息畢。不知當時何故却少一段。

上書諫獵。司馬相如

一段出色寫獸之駭發。一段出色寫人之不意。並不作一儒生蒙腐之語。後始反覆切勸之。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不作款曲。奮迅直入。陳說於英主之前。此爲警聽。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入事卒然。遇軼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一筆所寫。如有數層。最是精神。○一段寫獸之駭發。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一段寫人之不

意。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反覆明切。到底無一蒙腐語。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其文汪洋浩蕩。不能知其涯涘所在。但覺觸手所動。觸筆所點。無非朱碧陸離。千態萬狀。洵文章之極觀也。○純是切諷天子。更於言外尋之。

漢興七十有八載。先數其載。德茂存乎六世。再數其世。○此非言漢興既久。應以全力開邊。蓋是言外隱然諷言。祖宗曾未嘗有事於此。細玩自知。威武紛紜。湛恩汪濊。此二句寫上。○威德如此。却不開邊。羣生沾濡。洋

溢乎方外。此二句寫下。○不須開邊。已自賓服。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看他寫今日開邊。一日隨流。一日風被。皆是先世威德。因朝冉。從馳。定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六

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此文却寫開邊已半。諷諫最妙。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言如絡馬頭。紉牛鼻。使不得撻抵百姓。即已。非欲臣屬之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已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已後。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不敢斥言天子。故只坐使者。辭最委婉。且夫邛笮西變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

并意者。殆不可乎。猶言如何。則早已開邊。不待今日。辭最委婉。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此句。即查寫上句所恃。即齊民無用。即夷狄特爲一查寫。便痛快耳。鄙人固陋。不識所謂。輕輕只是不識所謂四

字。却說得開邊全無道理。使者曰。烏謂此乎。鳥一字句。驚怪之聲。謂此乎三字句。猶言大夫儼來。乃爲此耶。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常惡聞若說。先劈此非逢君之說。文字固須爾耳。然斯事

然斯事

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猶言本不足與語，然亦須一語。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

其略。本不足與語，然亦須一語，又不能詳語，百忙中作此許多曲折。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

下晏如也。先寬說。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洪。

塞源。一，決江。一，疏河。一，灑沈。一，澮災。一，東歸之於海。一，而天下永甯。一，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

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胼胝，無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於茲。又引證。且夫賢君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嚙嚙，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

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再寬說。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再引證。

已下方入今上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一頓。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

之城，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

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彙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看他無中生有，只是向書後我后三字

化成如此段文字。整夫為之垂涕。良夫言忍人也。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曲折頓挫，極盡文態。故北出師

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已上數已開之邊。

故乃關沫若，微犂犂，靈山梁孫原。此數今開之邊。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

駕。細讀將字。使疏逃不閉，咎爽開味，得耀乎光明。細讀使字。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細讀

以字而字。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曲折頓挫，極盡文態。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一結，下再起。且夫王者固未

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下再結。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

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所謂非常之事，非常之功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

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結畢。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儆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前寫儼然，此寫茫然，

喟然，分明如畫。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妙在自出大意，使蜀民與使者兩分其罪，最得宣慰遠人之體。

告巴蜀太守。不告唐蒙。却告太守。便有分罪蜀民意。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須細算其如此起筆。最是得勢。除此更無別筆可起。陛下即位。第二筆。方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八字。先補寫陛下文德。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

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然後寫陛下武威。先定餘夷。下獨接西南夷。南

夷之君。西燹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

阻深。不能自致。說他本好。只為遠難自致。便已安慰之。夫不順者已誅。餘夷而為善者未賞。西南夷。故

遣中郎將往賓之。念其遠難自致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

戰鬪之患。只是奉幣帛衛使者。說得絕乾淨。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父老。責唐蒙。郡又擅

為轉粟運輸。責太守。皆非陛下之意也。先結過陛下無此意。下獨反覆切責巴蜀人。當行者或亡。逃自賊

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分責兩邊。最好。然使者與太守。上只畧責巴蜀人。下却反覆切責。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

如報私讐。寫別處邊郡忠勇之狀。以反形巴蜀。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

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圭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

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後世。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一段反覆切論。為臣民者。決宜忠勇。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

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看他問罪之辭。只

作開開評斷。却過。總是安慰之使。更不生意外事。後世為朝廷宣示反側。宜精學此。然此。又輕。非獨行者之罪也。

父母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又并責其父老。立言

又高一步。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收巴蜀人。看他將彼字放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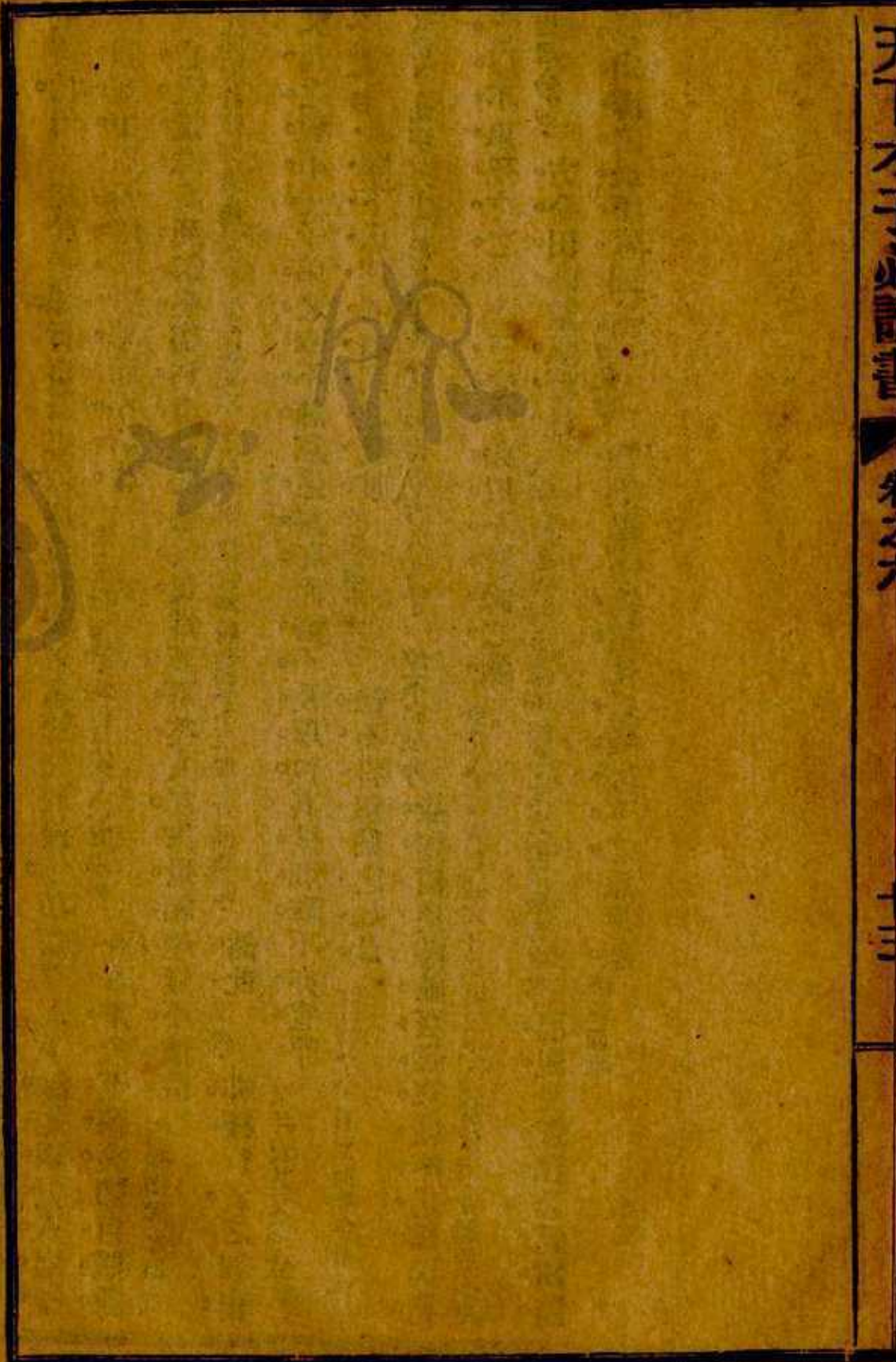
有司下。此字放不肖愚民下。身分先占得好。古人文字。一筆不苟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子弟。以不教誨之過。至此。竟獨罪巴蜀之子弟。并父老。至於使者。竟遞過不更

提起。妙妙。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八字。妙甚高甚。意言不然者。定宜發兵嚴誅之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

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故有此舉。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輕輕而畢。

六十一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七目

西漢文

司馬遷

五帝本紀贊

始皇本紀贊

項羽本紀贊

高祖本紀贊

呂后本紀贊

孝文本紀贊

孝景本紀贊

吳泰伯世家贊

齊太公世家贊

魯周公世家贊

溫州



燕召公世家贊

曹世家贊

陳杞世家贊

衛康叔世家贊

宋微子世家贊

晉世家贊

楚世家贊

越王句踐世家贊

鄭世家贊

趙世家贊

魏世家贊

韓世家贊

田敬仲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楚元王世家贊

荆燕世家贊

齊悼惠王世家贊

蕭相國世家贊

曹相國世家贊

留侯世家贊

陳丞相世家贊

絳侯周勃世家贊

梁孝王世家贊

五宗世家贊

三王世家贊

司馬穰苴列傳贊

孫子吳起列傳贊

伍子胥列傳贊

仲尼弟子列傳贊

商君列傳贊

張儀列傳贊

樗里子甘茂列傳贊

穰侯列傳贊

白起王翦列傳贊

孟嘗君列傳贊

平原君虞卿列傳贊

信陵君列傳贊

春申君列傳贊

廉頗藺相如列傳贊

田單列傳贊

魯仲連鄒陽列傳贊

刺客列傳贊

范雎蔡澤列傳贊

樂毅列傳贊

屈原賈生列傳贊

李斯列傳贊

蒙恬列傳贊

張耳陳餘列傳贊

魏豹彭越列傳贊

黥布列傳贊

淮陰侯列傳贊

韓王信盧縮列傳贊

- 田儉列傳贊
- 樊鄴滕灌列傳贊
- 傅靳蒯成列傳贊
- 劉敬叔孫通列傳贊
- 季布欒布列傳贊
- 袁盎鼂錯列傳贊
- 張釋之馮唐列傳贊
- 萬石張敖列傳贊
- 扁鵲倉公列傳贊
- 田叔列傳贊
- 吳王濞列傳贊
- 魏其武安列傳贊
- 韓長孺列傳贊

李將軍列傳贊

五帝本紀贊

此為史贊之首。最古勁。最簡質。而意義最多。頓挫最大。讀之生出通身筆力。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此一句提。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尚書又少。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

先生難言之。百家又不雅。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大戴家語又可疑。○已上三

段首一句畢下重起。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此四句又提。至長老皆各往

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此以自身親歷為斷。言長老所稱。只採其不背

古文。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所嫌諸書。但不深

考。以今親歷驗之。乃皆誠有。書闕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自堯已前。尚書雖缺。他說仍傳。已上三

段。乃從親歷中來。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結得氣力。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

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始皇本紀贊

此便借賈生過秦三篇為斷。而自己出手。只隱括得而羞與之侔。五字寄與千載一笑。

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秦初。及殷夏之間微散。秦中。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

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秦後。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更不  
置斷。只代寫其自家意思。以為一笑。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下接過秦論成文。

### 項羽本紀贊

此斷項羽全不師古。其亡固宜。只是起手暴興。却是何故。凡作一揚三抑。注意正在豪傑不  
可勝數句。言除却重瞳。更不可解。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項羽本紀。通篇何  
等聲勢。至作贊。却陡然只說其目重瞳。猶言除非重瞳上。若論才畧。乃一無足取。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

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  
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一段承寫其興之舉。揚

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抑。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再抑。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  
不謬哉。又抑。凡作一揚三抑。

### 高祖本紀贊

推崇漢家。其學甚醇。謂史公不知道。豈其然哉。

夏之政。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殷所以得統。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周所以得統。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言此本自然之理。○已

上通論古今帝王統緒有定。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周之必有或繼之者。宜聖所以不諱也。秦政不改。反酷刑  
法。豈不謬乎。秦不得承統也。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二句八字。明是忠字。却不說出。好好得天統  
矣。推崇昭代之意。只四字便盡。豈後來紛紛符讖之云乎。

### 呂后本紀贊

此是三段文字。却是倒裝筆法。若順寫之。應云。孝惠高后之時。刑罰希。民滋殖。彼不出房戶  
而致此晏然者。以黎民新離戰苦。甚欲休息也。言外便見已前數十年。生靈塗炭。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提。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一段。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  
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一段。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一段

### 孝文本紀贊

此贊歎孝文深仁厚澤。惜孝文未興禮樂。須知難在深仁。不難在禮樂。此惜禮樂未成。正是

深仁已成也。故快接末句。再極歎之。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先引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贊孝文最蘊藉。俗筆尚欲多寫。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此是深歎孝文。非又致惜也。細思之。

嗚呼。豈不仁哉。

### 孝景本紀贊

前。先。寫。孝。文。後。續。寫。主。父。偃。吾。於。智。囊。能。無。浩。歎。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異姓不復憂。乃自施大德來。則七國之事。不言可知。真正妙筆。而晁錯。刻削諸侯。而字微文。用而字法。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孝景事無大於此。故只舉一事。

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斷盡晁錯。下太盛字。可見錯原不差。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謀。即漸也。後世舉大事者。漸之一字。可不講哉。

吳泰伯世家贊

此贊。惜吳世家。越在蠻夷。却前以泰伯。後以季札。因而列之於中國。此非引文。乃疑孔子所稱。雖泰伯也。下便接云。余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 齊太公世家傳

贊齊。便作臨碣石觀滄海之態。史公筆下。無所不有。如此。

吾適齊。三字。起得慨慷。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三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先略其地。慨慷之甚。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次誦其君。慨慷之甚。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先結二公。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次結三千里。

魯周公世家贊

只用兩何其字。參差成文。

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先是魯之民涉洙。幼者扶其老者。至後俗薄。幼者誦讓。老者不安。因共爭於渡所。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一何其。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略。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春秋古文。春秋又有本。乃是古篆文也。其文。虞與吳。乃一字也。

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閱覽博物君子。言閱覽則博物。博物則君子。此非獨歎公子觀樂。并歎公子慕義無窮。蓋人誠閱覽博物。未有不慕義無窮者也。

齊太公世家傳

贊齊。便作臨碣石觀滄海之態。史公筆下。無所不有。如此。

吾適齊。三字。起得慨慷。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三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先略其地。慨慷之甚。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次誦其君。慨慷之甚。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先結二公。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次結三千里。

### 魯周公世家贊

只用兩何其字。參差成文。

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先是魯之民涉洙。幼者扶其老者。至後俗薄。幼者誦讓。老者不安。因共爭於渡所。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一何其。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略。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略。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而行事何其戾也。二何其。

燕召公世家贊

只贊召公用筆只是一頓一起。  
召公爽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只贊召公。○又別作輕妙之筆。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一頓。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一起。豈非召公之烈耶。只贊召公。

曹世家贊

只書一事。而曹已盡。為之痛悼。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傷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十八字句。知唯德之。不建。言曹之應亡也。尋。尋思也。一士不用。而美女乘軒者三百。則知其不建德也。尋字。知字。呼應。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疆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豈不欲句。寫盡祖宗冥冥之中。無數眼淚。如其如也。忽諸。言款然就盡也。一云曹之祀。再云叔鐸之祀。無限感傷。

陳杞世家贊

寫舜禹。却似軒轅。

舜之德。可謂至矣。舜禹也。忽然獨贊舜。又奇。禪位于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作兩截寫。意見。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說舜處津津。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說禹處。却似不滿。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亦作兩截寫。只是不滿。

衛康叔世家贊

衛世家贊。却只舉伋季爭死一事。寫出無限惋惜。及至末句。忽然又曠罵。或獨何哉。或者豈非指出公耶。

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四字。一何難藉。弟奪爭死。句。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連出一事。愈益惋惜。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深痛之。不復能多其辭。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忽然掉筆別去。有指無指。自然妙絕。

宋微子世家贊

閒閒直寫四段。

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一段。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二段。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

宗殷所以興。作商頌。三段。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四段。第四段有能。

### 晉世家贊

此只是借晉深深致慨。

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一曲。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再曲。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之推。三曲。況驕主乎。晉贊。却意不在晉。又是一樣筆法。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應叙靈公。成公。景公。厲公。悼公。却只是意不在晉。

### 楚世家贊

只致歎靈平二王。而為戒。乃復不淺。筆態最是淋漓盡致。

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一。誅齊慶封。二。作章華臺。三。求周九鼎之時。四。悉舉楚靈之事。志小天下。總上四句。筆勢一起。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筆勢一跌。操行之不得悲夫。致歎。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再致歎。棄疾以亂立。言應知戒。嬰淫秦女。乃又為此。甚乎哉。三字妙。幾再亡國。四字文妙。此三字一句。四字一句。不知是單歎楚平。不知是兼歎楚靈。

### 越王句踐世家贊

極贊句踐。是史公專心喜此一輩人物。

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世家。不應又頌禹。先起此筆。為遺烈句地耳。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可謂與之至。何與乎句踐。與其能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句踐世家。不應又稱范蠡。橫入此筆。為臣主若此句地。古人文字。固必分別觀也。臣主若此。欲母顯得乎。

### 鄭世家贊

前有里克。何意後有甫瑕。此所謂變所從來也。史公深於世故如此。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烟戒可畏。甫瑕雖以刼殺鄭子。以此四字也。厲公。以此四字。內厲公也。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厲公如里克矣。甫瑕何得如荀息。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有說不盡之歎。

### 趙世家贊

史公深惡遷之信讒殺李牧。故特地暴揚其母之醜。以當痛棒苦治也。又恐後人不信。故又



特地牽引馮王孫作證。

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如賢如此事豈不相蓋甚矣古人用筆之嚴切而為子孫者不可不知自振拔也。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書信讒足矣又加書素無行三字書誅李牧足矣又加書一故字其良將三字又再加書用郭開三字皆惡之至也。

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李牧已誅夫又何望。

### 魏世家贊

此明明高推漢受天命非過許虎狼之秦也細讀其業未成句。

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先寫親眼熟睹其事如此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次引一腐生言。余以為不然。快勢。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隱言秦為漢前驅。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至論定論快論腐生不許開口。

### 韓世家贊

此贊又高推陰德想見史公心地醇厚夫陰德豈可忽乎哉。

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陰德不是陰行善史

公心中筆底甚明。韓氏之功于晉未觀其大者也。曲折慷慨。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說

陰德口中津津然。

### 田敬仲世家贊

史公又深信卜筮看他筆下極力推獎出來人憎左傳之失也。詎殆是少見多怪耳。

蓋孔子晚而喜易。借重孔子。下文接筆便只寫易。借重孔子止此一句。最是疎奇之筆。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看他極贊易從來是大聰明人。具大信心。小儒兩眼如豆。彼何所知。故周太史之

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一卜。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又卜。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驗。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厥兆祥云。曲折寫出信易。

### 孔子世家贊

贊孔子又別作異樣淋漓之筆。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觀海難言也。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先引詩筆能便淋漓無限。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讀書。一。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觀廟堂車服禮器。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觀習禮諸生。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總上又吐下筆能淋漓無限。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筆態

淋漓無限。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筆態淋漓無限。可謂至聖矣。

### 楚元王世家贊

說賢人難。用賢人更難。發人無數感慨。亦平人無數感慨。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先引。使楚王戊。母刑申公。違其言。申公名培。楚王胥時之。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侈哉。慨然。賢人乎。賢人乎。非賢有其內。惡能用之哉。不說有賢不用。反說用賢本難。便別是一樣感慨。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又似又一層感慨也。

### 荆燕世家贊

事發相重四字。想見史公於功名之會。乃最精能。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填即鎮字。已上荆王。劉澤之王。權激李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已上燕王。齊悼惠王世家贊

一贊寫盡高帝大才大略。前顧後盼。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提。以海內初定。子弟少。闕破高帝大才大略。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闕破高帝大才大略。及後分裂。固其理也。闕破大才大略。

### 蕭相國世家贊

謹守管籥四句。是相國一生真才實學。史公已不多歎。史公自歎其秦末何等時。却只是錄錄無奇節。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抑。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此四句十六字。便是錄錄未有奇節人也。有奇節人。正不能爾。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皆奇節人也。可勝歎息。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揚。

### 曹相國世家贊

此贊一半寫戰功。一半寫相業。俱不甚許曹參。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忽然為淮陰酒淚。大奇。須知此是史公故作之筆。及信已滅。此四字。却於曹相國贊中寄慨無窮。而列侯成功。惟獨參擅其名。十一字句。○參清淨固勝。

只是回想淮陰。淚落多少。○已上寫戰功。已下寫相業。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此六字。非便是寫參相業。乃寫參生平性之所近。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休息無為。莫便是清淨合道耶。上句下一然字。下句下一故字。史公筆墨斟酌。固自有其分寸矣。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世家贊

留侯脚色奇。此贊亦寫得恍惚甚奇。前叙老父子書。不信又信。後叙狀如婦女。信又不信。總是照此一人脚色。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疑信先不定。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不信也。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又信也。○已上寫鬼物疑信。畢。上曰。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又一疑。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又一疑。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總是不能定留侯人物。意在筆外。

陳丞相世家贊

陳平少時本好黃老。此一句斷得最定。却是史公何處看將出來。豈便以割肉俎上為驗耶。史公眼色比他人。然是奇絕。莫謂史記容易作也。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一句先斷定。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極許平。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極許平。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極許平。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極許平。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極許平。○節節極許平。却總在割肉已遠句中。早自看透。史公眼力如許。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贊歎不盡。

絳侯周勃世家贊

周勃先抑後揚。亞夫先揚後抑。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大才胡能小試。言之慨然。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作此頓挫大筆。為鄙朴布衣時一歎也。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稷直曷有加焉。亦作頓挫大筆。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為足己。便不學。為不學。便守節。便不遜。寫盡武人本色。終以窮困悲夫。又是一歎。

梁孝王世家贊

輕輕着筆。却為女主及愛子痛鑒。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親愛是一。腴地是二。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漢隆是三。民富是

四。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故能承上四句。然人只謂承一二。史公却謂承三四也。然亦僭矣。輕煙只用四字諷。

### 五宗世家贊

此贊只寫五宗不及前世諸侯。

高祖時諸侯皆賦。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增三字。便見朕。諸

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上。諸侯自除止內史。是漢制。此諸侯自除至有御史廷尉等。乃僭擬也。○

已上高祖時諸侯。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二字增入。畢竟朕。諸侯獨

得食租稅奪之權。已上吳楚反後諸侯。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結得諸侯悲甚。却反見附。已上其

後。

### 三王世家贊

三王世家更無事可書。只載其受封三策文。往後多有明驗。以見孝武意指過人。

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上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故弗論著也。置却多少。

燕齊之事無足采者。史公筆下已明。稽先生求其世家終不能得語。不亦費乎。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

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言策三王文。後俱驗。此皆天子羣臣盡智過人。

### 司馬穰苴列傳贊

何至三代不能竟其義如其文。立言貴切近事情。遂為史公道破。

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先論其兵法。若有言過其實

之疑。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次方論穰苴。看區區字。何暇字。笑在言

外。○穰苴本好。只嫌其所挾持者太高。蓋迂遠不切事情。自古多其人矣。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了兵法。

著穰苴之列傳焉。了穰苴。

### 孫子吳起列傳贊

說盡千古著書人。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武子十三篇。吳起兵法。先出二人著書。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

次出一人行事。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引語。孫子籌策。龐涓明矣。揚。然不能

蚤救患于被刑。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揚。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抑。悲夫。

伍子胥列傳贊

無頭無尾。凡作十數歎。逐歎逐歎。俱宜沉思。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一歎怨毒於人最甚。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再歎棄小義之可悲。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再歎乞食人有心事。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再歎隱忍是烈丈夫。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再歎不隱忍人無用。

仲尼弟子列傳贊

此是史公恐後世學者以訛傳訛。愈益失真。故就古文抄撮為篇。以彰信也。  
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二十一史均然矣。胡足深考。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不取學者所稱也。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是疑者闕焉。

商君列傳贊

史公恨商君。并恨其書如此。而謂史公書過喜遊俠貨殖。豈理也哉。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四字斷盡。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變臣跡其字。欲干字。帝王術字。挾持字。浮說字。非其質字。史公眼光。誰能瞞之。○且所因由。變臣。史公眼光如許。

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亦足發明。妙。猶言胸中有帝王二字人。乃如此耶。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不惟恨其人。又恨其書。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看史公恨甚語。

張儀列傳贊

只說明世所以痛罵蘇秦之故。而痛罵張儀。已極暢大快。用筆最為奇詭。○罵張儀。并罵三晉之人。史公之惡權變。強秦之士至矣。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惡張儀之甚。於是遂盡惡三晉之人。筆大如紅。後更無有。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本如此。然世惡蘇秦者。然甚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十八字句。史公筆尖。真有照妖鏡。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痛罵張儀。然亦不細蘇秦。

樗里子甘茂列傳贊

斷三人畢。忽然發歎。歎秦時尤趨謀詐。只一尤字。便是罵盡天下盡趨謀詐也。

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平心之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秦人稱樗里子為智囊。見錯已在第二。甘

茂。起下蔡閭闔。顯名諸侯。重彊齊楚。重於強齊強楚也。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平平敘過三

人下總斷。雖非篤行之君子。抑。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揚。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筆有餘歎。其

### 穰侯列傳贊

注意只為末句。並不為穰侯作贊。

穰侯昭王親舅也。親舅是一。○短句。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常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

二十四字句。穰侯之功也。大功是一。○長句。及其貴極富溢。看穰字溢字。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

死。親舅大功。而尚不可貴極富溢。況於羈旅之臣乎。為戒不淺。

### 白起王翦列傳贊

要明史公判二人。長處只是寸。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要記短是尺。長是寸。不得倒轉。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長。然

不能救患於應侯。短。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秦將。始皇師之。長。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短。彼各有所短也。總結。

孟嘗君列傳贊

只據眼見。只據耳聞。更不自出口罵。妙筆。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多暴桀子弟。已寫盡。又加與鄒魯殊四字。形聲之。問其故。

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招致姦人六萬餘。其罪為何如乎。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妙妙。更不屬。却已屬絕。

### 平原君虞卿列傳贊

揚處實是喜他二人。抑處實是惜他二人。末窮愁著書另宕一句。乃寫自家意思。

平原君翩翩。只二字。寫平原如畫。濁世之佳公子也。揚。然未睹大體。連忙便抑。鄙語曰。利令智昏。引

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陷兵四十餘萬。却只說其不觀大體。史公見

處。真是過人。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揚。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

况賢人乎。亦連忙便抑。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另出一筆。為自家吐氣耳。

信陵君列傳贊

獨津津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愛公子。因愛侯生。愛侯生。因愛到夷門。已妙。今并不寫公子與侯生。而單寫夷門。更妙不可言。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稱着三公子。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獨津津。名冠諸侯。不虛耳。獨津津。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獨津津。

春申君列傳贊

史公於春申。亦是喜而惜之。獨孟嘗一贊是不喜。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可見史公著書。不獨是無法到。直是處處足跡到。事事眼力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亦先揚。

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抑。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抑。

廉頗藺相如列傳贊

勢不過誅四字。千載無人道破。遂壞無數人品。

知死必勇。四字奇妙。千古實豪秘訣。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注上四字又奇妙。千古實豪分寸都出也。方蘭

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輕輕只用四字。寫盡相如心事。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然然。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此四句。連讀益妙。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應勇處是勇。不應勇處便是智。

田單列傳贊

此是史公自己談兵。然與田單亦極矣。兵以正合。正。以奇勝。奇。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正奇無窮。夫始如處女。

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深與之。

魯仲連鄒陽列傳贊

多魯連。悲鄒陽。是史公本色。然又必先抑之。可見其是非不詭於聖人。

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先抑。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史公本喜如此人。鄒陽辭雖不遜。先抑。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史公

本憐如此人。吾是以附之列傳焉。可見史公筆墨。極自矜貴。

刺客列傳贊

或成或不成。筆意蓋注或不成也。五人中獨惜荆軻甚至。

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於此可見史記不誣。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

吾正恨軻何故必欲生劫秦皇。乃古人亦已先惜之耶。史公却不欲附會。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

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傳中入夏無且。不意乃為傳信。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

意較然不欺其志。只重立意不欺。不重成不成妙妙。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范雎蔡澤列傳贊

說又有力。說力又論多少。何況學力不論多少乎。後賢讀此宜發深省。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引。范雎蔡澤。此四字只是虛提二人。下並不接。世所謂一切。

辨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袖短錢少也。此是論其常。此然字與

下及字俱不照常用。然乃從一切辨士轉。不從二人轉。及亦從一切辨士及。不從無遇及。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

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只此句是正贊二人。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

得盡意。豈可勝道哉。此又是論其變。不勝太息。然二子不困辱。惡能激乎。因太息他人。重又太息二子。筆

法出入離合。盡善。

樂毅列傳贊

贊樂毅而詳述樂臣公授受。言樂毅忠孝之家。而又有學術。固宜省視其後世也。

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只寫蒯通主父偃。泣其報書。更不再

寫樂毅而已。寫盡樂毅。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本師者。師所從出之

本也。本師以上。則更不知其所出也。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

教樂臣公。然則河上丈人。乃樂臣公四世師。是故稱曰本師。本師字出史公手。却是如此用也。樂臣公教蓋公。蓋

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此直寫到樂家門生曹相國。又以樂臣公為本師也。

屈原賈生列傳贊

先是傾倒其文章。次是痛悼其遭遇。次是歎詫其執拗。末是拜服其邈曠。凡作四折文字。折

折都是幽昏。蕭瑟。挺動。扶疎。所謂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更不可分何句是贊屈。何

句是贊賈。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一折。○想見史公用心讀書。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



想見其為人。一折。○想見史公異樣高情。及見賈生弔之。又恠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一折。○想見史公透骨憐才。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一折。○此則不知史公乃直說到何處矣。想已立地大悟也。

### 李斯列傳贊

李斯學出荀卿。荀卿出子夏。其知六藝之歸。非虛也。乃既為三公。一意持爵祿。為阿順。聽高邪說。馴致亡秦。傳中純寫趙高事。妙言高之所為。皆李斯聽之也。末言不然。且與周召列。豈非為子夏門牆致痛耶。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特下以閭閻字。歷諸侯字。入事秦字。皆寫其少時游學艱苦。為此三公尊用一句。致惜致恨也。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真是可惜。真是可恨。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諍。不亦末乎。可見是知六藝能補缺人。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此句。即臚寫趙高事。盡入其傳中。為史公透頂眼力也。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不是浪筆過許。蓋其學所從來。實有如此。胡可勝惜勝恨。

### 蒙恬列傳贊

史公之痛恨輕百姓力如此。又是得之目擊。故尤切齒。

吾道北邊。自直道歸。史公足跡。無處不到。如此。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壘山埋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直據親眼所見。斷之。夫秦之初滅諸侯。句。○逐句看其筆勢。矯矯然。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句。而恬為名將。句。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句。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筆有餘恨。

### 張耳陳餘列傳贊

寫張耳陳餘。直寫至其賓客。乃至其廝殺。尚皆是俊傑卿相。然則張耳陳餘。為何如人哉。而一旦以利。遂至大隙。甚矣利之不可輕交。此是史公放聲哭世文。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殺。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此非欲抑先揚。乃是說明二人實是豪傑。然一至於利。便俱不復免。可見利上真大難。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此方是頓挫。及據國爭雄。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可大笑。可大哭。寫得最曲折盡意。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何遑污太伯季子。然二人

世盛稱其賢者。不請得太伯季子。亦不伏。

### 魏豹彭越列傳贊

智畧絕人。獨患無身。哀哉如此痛聲。便是史公自己生平不曾告人之至深裏言也。故寫得特地加倍曲折。稷至。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此亦非欲抑先揚。乃是說魏彭二人。其先時體面如此。決是不能更忍囚辱。

行。况王者乎。此方是頓挫。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彼無異故。以故不辭。兩故字。真乃深深體帖出來。

### 黥布列傳贊

看史公痛信因果。因深果熟。隨處便發。故特綴愛姬四語。

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史公於凡暴與者。必欲曲措其故。正是切戒人不得動心暴與。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史公最信因果。禍之興。自愛姬殖。妬冒生患。竟以滅國。千載炯戒。

### 淮陰侯列傳贊

史公極貴學道。如此判淮陰不學道。我欲淚下。

吾如淮陰。未作史記時。無處不留意如此。史記豈是漫作。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贊淮陰。却如補紀淮陰一事。殊不知乃是寫傲岸不能謙讓。自是淮陰天性。故特加學道二字。言學道則可變化氣質。而惜淮陰不能。假令韓信學

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此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實是異樣人物。只痛惜其不學道。不學道。便不肯謙讓。便要伐功矜能。便於禍害不旋踵。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不亦宜乎。只是判其不學道。

### 韓王信盧縮列傳贊

功名不難。處功名則難。三人之不能熟計。豈獨三人之謂哉。

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與他細算。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與他細算。遭漢初定。故得列

地。南面稱孤。與他細算。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疎自危。與他細算。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與他細算。豈不哀哉。只用四字一句。斷盡二人。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與他細算。及

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與他細算。周昌疑之。疵瑕頗起。與他細算。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與他細算。於戲悲夫。亦只用四字一句。斷盡陳孫夫計之生熟。成敗於人也深矣。總斷三人。○計熟則成。生則敗。痛此三人皆曾不熟計也。

### 田儋列傳贊

一贊大半罵蒯通。乃言外不無亦恨淮陰。

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兩人。田橫韓信也。並是異樣人物。却並亡於蒯通一人。故此奮筆只恨蒯通。

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書名雋永。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恨蒯通。因為通小小論著。却又牽出一極無謂之安期生。生即海上食巨粟者也。史公意言並是此輩而已。世上惡有神仙。却乃露意於此。

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始贊田橫。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至欲圖其像。寫出十二分景仰。

### 樊鄴滕灌列傳贊

此是三段文字。然三段文字亦只是中間一段文字也。前是聞此一段文字。後是言此一段

文字也。何故如此寫。亦只是心中津津然。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聞。○聞下一段話也。○連蕭曹。方其

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無限思量。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

功臣之興時。若此云。言。○言上一段話也。○反覆敘述。只為心中津津然。

### 傅靳蒯成列傳贊

漢功臣傳中。又有如此筆墨。從來成敗顯沒何限。正是史公懷恨處。

陽陵侯傳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叙起山東至成功未嘗困辱。而曰亦天授。便是不甚相許。蒯成侯周緜。操心堅正。身不見疑。此

八字是許。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傷心一句。是許是不許。看下列字轉筆。想為未大許耳。

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 劉敬叔孫通列傳贊

贊劉敬。是贊大漢。贊叔孫。是贊自家。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如此起。

為漢作贊。非為二人作贊也。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為漢著語。不為襄生也。○劉敬。本姓婁。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此又為自己哭。季布樂布列傳贊

二布合傳。不可得其故。及讀至贊。始知是史公快寫胸臆。只是賢者必自重其死。又有時不自重其死。二意也。

以項羽之氣。加此五字。止為欲寫成壯士一句也。可悟措筆之法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如此寫成季布壯士。却止欲寫其不死也。可悟措筆之法矣。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故作罵筆。下更屈曲與之甲白。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其言重重沓沓。不啻若自口出。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又反言之。乃愈益明。○想史公作此贊時。最得意。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又寫一不重其死人。大奇。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史公凡於人隱忍不死時。必留連不置口。却從不曾說到死。又實不足重一意。故知此贊。是其得意煞時。

袁盎鼂錯列傳贊

須知此純是恨袁盎痛鼂錯。蓋為袁盎立如此一傳。至贊。却只以傳會變易四字盡之。總為

極痛鼂錯也。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二字盡情。仁心為質。引義慷慨。此八字二句。即是傳會。言其仁義皆傳會也。遂

令全傳盡情。遣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資。傳會之資也。世。傳會之世也。變易。傳會之法也。史公毒眼毒

手如此。誰其能逃之者。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傳會終有技窮時。此可信

天道。若好學。必無此也。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痛惜語。諸侯發難。不急匡

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痛惜語。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到底只是痛惜語。

張釋之馮唐列傳贊

此一傳本不合。所以為一傳者。獨為文帝視臣如友。握手相商。畧無間隔也。故引知人視友

之語。又歎王道不偏黨。

張季之言長者。言。即論也。守法不阿意。不聽帝拜畜夫為上林令。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論將

帥誠無踰馮者。故嗟歎之。又重言之。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言。豈復君臣。直是好友。看他竟寫作友。二君之

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雖曰張馮近之，然蕩蕩便便語，豈張馮所當耶？蓋歎漢文也。

萬石張叔傳列贊

讀此贊，想見史公厚道。史公乃心重厚道人，於此大可見。從來人只說史公喜歡豪俠，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已是滿足贊過，塞侯微巧，當時有此言，而周文處調，當時有此言，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總上二言，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仍與贊正。

扁鵲倉公列傳贊

何意讀神醫傳贊，果得度世良方。  
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神醫傳却作如此贊，可見此世界，不可一朝居。倉公乃匿跡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意思不重緹縈，意思全重一乃字，細察之。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可歎可畏。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言倉公如不匿跡自隱，雖百緹縈安得生，細思之。

田叔列傳贊

田叔本不足立傳，只為救孟舒一節，畧與史公救李陵同，故特地借來自吐壘塊。其漏洩在仁與余善四字也。故并論之。之為言，不然亦不必定論也。

孔子稱曰：居是國也，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不問即胡敢言，問而弄所宿聞，亦胡可浪言。既蒙問及，宿又稔聞，即又胡敢不言，而何意史公則竟以此觸罪乎？今文帝忽問長者，而田叔却稔聞孟舒，因而雲中免守，復見召用，事固各有幸不幸也。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加一義字，言雖獲罪，亦必言也。明，明之也。美，救過之美也。言主上不知孟舒為長者，誠過，然一聞叔言，即令復守雲中，此救過之美也。  
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筆絲墨線，直牽動李陵與史公善。○仁，田叔名。

吳王濞列傳贊

由父封吳，自子發難，雖似天意，然自古有格論，斷不可不遵。  
吳王之王由父省也。漢父仲從代王濞封郃陽侯，故濞倉卒改封於吳也。能薄賦歛使其衆，聚亡命，以擅山海利。鑄錢煮鹽也。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卒亡其本。吳太子入侍，與太子飲博爭道，太子引博局提殺之，遂開釁也。親越謀宗，竟以夷隕。結連東越，謀宗國，竟自滅也。○已上再論吳王，龍錯為國遠慮，禍反。

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已上再論寵辱。○袁盎只是帶得。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

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悼吳王。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悼盎錯。

### 魏其武安列傳贊

傳雖三人。皆以賓客相傾然。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三人

以賓客相傾合傳。此先提過。其功名不論也。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

說二人。只是憐惜之。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獨痛責武安。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

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史公深信因果如此。加嗚呼哀哉句。身毛俱豎。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再加嗚呼哀

### 韓長孺列傳贊

天子欲相長孺。而竟不得。豈非天命耶。此是一傳結穴處也。贊却又言長孺。又薦壺遂。天子

又欲相之。而又不。於是一意只痛惜壺遂。豈不奇甚。

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言已與遂同事時。親見韓之薦遂。真高義也。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

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通首。只贊壺遂。豈非奇文。

### 李將軍列傳贊

更不說到才畧意氣。及數奇不封等事。一意只反覆其死之日。士大夫與百姓知與不知。皆

哭。妙妙。蓋更說其才畧意氣。與數奇不封。便止是一人。說亦有限也。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喻意也。不以文害辭。余觀李將軍。悛

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句。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言

之慨然。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言之慨然。

溫州府知府